



乙火



〔韩国〕金东里著 / 韩 梅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乙火



〔韩国〕金东里著 / 韩 梅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乙火 / (韩)金东里著; 韩梅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11
ISBN 7-5327-3422-6

I. 乙... II. ①金... ②韩...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8682 号

김동리 전집 6

을화

本书根据 떠난곳 (주)민음사

1판 1쇄 찍음 1995년 7월 10일 译出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

图字: 09-2004-313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乙 火

[韩] 金东里 著
韩 梅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111,000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0.00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7-3422-6/I·1976
定价: 13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

录

乙火

巫女的家	1
两位上帝	9
降神	33
月光下	58
巫女乙火	66
风波	76
寻找教堂	80
朴长老	91
明斗巫	101
降神与礼拜	118
巴利公主	131
外出的后果	155
复姓	164
在生父家	171
《圣经》与刀	187
纸灯笼	201

巫女的家

乙火从堂^①井汲水回来时，月姬仍在沉睡。堂井是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使用的一眼井，位于村前堂树旁，离乙火家有十来里地。

以前，这里曾是一座城隍庙，堂屋附近还有堂树、堂井等，如今，就只剩下堂树旁的这眼井了。

每天早上，乙火都第一个到堂井去，用小罐盛满水，在那儿洗漱完了才回家。

她之所以这样每天往返二十来里地，去堂井汲水，不仅是因为那眼井很深，水味极佳，更因为她不能一大早、甚至赶在主人之前到邻家井里去汲水，更何况她还要在那儿洗漱呢，那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。

乙火把头顶上的水罐轻轻放在灶台上，从刚汲来的水中舀了一碗，小心翼翼地摆在擦得一尘不染的黑色小桌上，然后又端进屋里。乙火现在住的是一座悬山式房屋^②，最东头铺地板的大房间是神堂，中间的屋子有地炕，最西头是宽敞的灶房。

自从搬进这儿，乙火就把最东头的地板房装饰成了神堂，神坛上方正面墙上供奉着她的守护神——仙

王圣母女神像,神坛上安奉着明图镜子^③等一系列神器。此后,只要她一得到各种巫神图,就顺着四面墙壁张贴起来。此外,她还把自己跳大神时用的各种金瓯(巫乐器)、巫具及各种巫衣等,分别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。

尽管如此,她每天早上要祭祀、不时要祈祷,如果每次都进神堂那就很麻烦,于是,乙火就在她们母女住的房间角落里另外设了一个小神坛,当然这里少不了她们的守护神——仙王圣母神像,还有一面明图镜子作为神器安奉在神坛上。

乙火手捧小桌上的净水走进屋里。这时,月姬依旧睡得很香,仿佛还在半夜里。她面庞白皙,鼻梁和两腮处落了一群苍蝇,黑压压的,但她毫无知觉,仍甜甜地酣睡着。乙火似乎全然没有看到月姬,好像屋里只有她一个人,她把净水摆到供奉明图镜子的神坛上,然后缓缓直起身子,摩挲着双手开始祈求:

-
- ① 也称堂屋,是供奉神的地方,也是巫女或盲人念经的特殊建筑物。
 - ② “悬山式房屋”是韩国传统房屋的一种,没有屋檐,多用作寺院、神堂等。
 - ③ 又称明斗,一是指巫女所用的镜子,据说与神相通,一般用青铜制成,大而圆,正面突出,背面刻有日、月、星及日月大明斗等字样,即明图镜子。二是指胎主,一种民间信仰,据说患天花而死的小孩魂魄附到别的女人身上,可以占卜吉凶祸福。

仙王圣母，仙王圣母，赐福免灾的仙王圣母，今几个也千万保佑，保佑我们母女性命无忧。仙王圣母，仙王圣母！昨天夜里我梦见男鬼，头上长角，模样凶恶，围着屋子团团转，不知他到底从何而来？为何而来？求求圣母，逐他远去，大喝一声，将他赶走。求求圣母，别让那鬼在门口露面，别让那鬼缠上我们母女，把他赶出十里、百里，让他永不再回头。

那声音软软的，似乎有些嘶哑。她把摩挲着的双手高举到额头，弯下细长的腰身行了三次礼。每次开始行礼时，她都举起双手，在细长的十指中间一双大眼睛闪着黑色的光芒，映在明图镜子上，熠熠发光。

月姬还在甜甜地睡着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乙火好像一点儿也不恼，青白的脸上甚至浮起隐隐的笑容，只扬起裙摆，“哗”地一声哄走落在月姬脸上的苍蝇就出去了。在月姬自己睡足觉起来之前，乙火从不叫醒女儿。

乙火进了灶房，去准备母女俩的早饭。其实说是准备早饭，不过是和往常一样，摆上一小碗泡菜和一小碟酱油，再加上三碗饭、两碗凉水就行了。

乙火盛早饭的时候，月姬起床了。她从房里出来，把脚伸进鞋里，然后来到院里，她一般一天只出屋这

么一次,都是为了早上洗脸。而在洗脸之前,她总是拨开满院子的杂草去一趟厕所。

这时候,乙火把月姬洗脸用的水盛到小瓦盆里,月姬用母亲备好的水简单洗完脸,顺手拨到杂草上,转身就立即回屋。这是她们母女早晨起床后第一次见面,但从不打招呼。

乙火端着早饭进屋时,月姬已坐在屋子中间,拿着自己的小镜子照来照去,她整天除了画画,就是照镜子。乙火也不叫女儿让开,端着饭桌站在那儿,用沉醉的目光端详着女儿的脸。只有望着女儿的面容时,她的脸上才会漾出梦幻般迷人的微笑。在她眼里,月姬的脸庞、脖颈、肩膀、大腿和小腿,还有整个身材,都无比漂亮,那不仅仅是漂亮,甚至是神秘、圣洁。

月姬放下镜子转过身,乙火这才好像回过神来,把饭桌放在屋子中央,然后把最先盛好的那碗饭摆到了神坛上。

乙火向神坛供奉的早饭极其简单,只是把一碗饭放在刚才盛好水的碗旁边,摆净水的时候合掌、行礼、祷告等仪式一概省略了。

“今天早饭很好吃。”乙火对月姬说。

其实,今天的早饭和平常没什么不同,不都是用一样的水、一样的米、一样的柴火、一样的手艺做的吗?可是,乙火还是经常这么说,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的感觉,还是为了增加对方的食欲。

似乎为了判断这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月姬扬起蓝月亮雕出似的清丽脸庞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仍面无表情，垂下了眼帘，把视线缓缓地投到自己的饭碗上，慢慢抓起勺子，盛了三四勺饭泡到水里，再一点一点舀起来送到嘴边。对所谓的菜，她不过用勺子略微蘸一点酱油搁进嘴里，夹泡菜的筷子也总共不过动了两三回。

乙火的胃口比月姬好，她把大半的饭泡进水里，用勺子舀着吃，菜也主要吃泡菜，很少吃酱油。所以，泡菜主要归乙火吃，酱油几乎都归月姬了。

月姬一放下勺子，乙火就指着盛水的碗（刚才泡饭的碗）说：

“喝点儿水。”

月姬把蓝月亮似的脸转向母亲，按母亲的吩咐默默地端起水碗，咕嘟咕嘟爽快地喝了三四口。乙火也放下了勺子，端起自己的水碗，一口气喝了个精光。

母女俩的早饭就这样吃完了。这时，乙火没像往常那样急忙端着空饭桌起身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似的，等月姬那蓝月亮般的面庞一转过来，她就冷不丁地说：

“我昨夜梦见了一个鬼。”

然后，她把两只手和长长的手指笔直地伸开，搁在自己头上比划着又加上一句说明：

“一个老想闯进咱们家的鬼，头上还长着这么大的角。”

月姬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吃惊或害怕的神色,平时,她就不那么容易受到惊吓。

“知道了吗?我的宝贝。”乙火用手拍一下女儿的屁股,她一般管月姬叫达姬,有时候也叫“女儿”或“宝贝”,是表示宝贵、可爱等意思。

“知道吧?卖麦芽糖的、卖杂货的也能把鬼带进来!”

月姬点点头。

收拾完饭桌,乙火立刻出了门,她回家的时间总是在晚上。她每天去哪儿,月姬无从知晓,也不想知晓。

只要有请神仪式,不管大小,为了做准备,乙火一般回来一两趟。不过,她从来都不坐在家里等人请她去跳大神,她已经很有名气,提起巫女乙火,远近村子里没有人不知道。盛大的请神仪式通常在十天或半个月前就要来预约,简单的请神仪式几乎天天都有,但大多没有报酬,她不过为履行一种义务去做。

乙火请神以灵验著称,就算是简单的仪式,也会有很多人从四五十里外的地方赶来请她。对这种远处村子里人的请神仪式,只要有人来请,乙火从来不要花招拒绝,也不指望得到额外的报酬,给米就是米,给杂粮就是杂粮,人家给什么,她都一概拿回家,从不说一句挑剔的话。

“这样下去,你连买鞋的钱都赚不来。”

总有人替她担心，乙火自己好像不觉得鞋钱成什么问题，常回答道：

“能说我腿疼就不去救那些快咽气的人吗？”

其实，如果用财物来计算往返四五十里乡间小路的辛苦，那么乙火从他们那儿拿普通报酬的十倍，恐怕也不算多。

乙火从来不把报酬放在心上，但对方往往不但不特别感激，反倒觉得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。以前，秋收时节，曾有人把一两升瘪稻米倒进她的乞粒^①口袋里。而近几年，乙火干脆不再背着口袋在村里求乞了。“再怎么着，只要还剩几粒米，能够我们母女吃的，就不求别人，我们一家人难道会饿死啊？”

这就是乙火的生活态度。没有请神仪式的日子里，乙火几乎整天都和男人们泡在经常光顾的酒馆里喝酒作乐。

乙火靠朋友和酒打发大部分时间，月姬则用画画和小镜子在家里熬日子。

那一天，月姬画完了莲花，正拿着镜子玩儿。

“女儿女儿，我的女儿！宝贝宝贝，我的宝贝！”乙火软软的、有些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
月姬打开房门，乙火喜洋洋地唱着：

“月亮里面有嫦娥，星星上面是花朵，宝贝宝贝，

① 本指寺院里经费不足时，僧人们成伙到每家门前敲锣、念佛祝福、求乞钱粮。此处指巫女缺少钱粮时在村子里求乞的惯例。

是我的宝贝。”

她边唱边扬起长长的手臂，翩翩起舞。

月姬默默无语地走到廊台上，目光落在母亲左手拎的用手巾裹着的一包东西上。不用解开手巾她也知道，那里面包的一定是水果。乙火喜欢酒，月姬喜欢水果，她们两人都很清楚。因此，只要是水果上市的季节，每天回家时，乙火都不忘用手巾包上几个沙果儿、桃子什么的。

月姬伸出手，乙火停止了舞蹈，把手巾里包的东西递到月姬手上。

这时，太阳刚刚落下。

“鬼没来吗？”乙火问月姬。

月姬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卖麦芽糖的、卖杂货的也没把鬼带来？”

月姬又轻轻摇头。

“邻居新媳妇没来？粉南也没来？”

“谁……谁……谁也没……”月姬结巴着回答。

一听谁也没来，乙火似乎这才放下了心：

“就是嘛，我向神主圣母求了那么多次，那鬼怎么还敢来冒犯？”

太阳下山了，乙火相信今天的厄运算是躲过去了。一进房间，她赶紧换上跳大神的装束。

两位上帝

年轻人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，路上覆盖着一层白蒙蒙的雾一样的东西，让人分不清是太阳落山后晚霞的影子，还是月亮的影子。

年轻人左胳膊夹着一个旧皮包，抬起右手，又一次正了正头上的灰色鸭舌帽，然后仰身朝空中望了好一会儿。星星比平常多，纷纷露出笑脸，仿佛在欢迎久别的他归来，初九的月亮被薄薄的白云轻裹着，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上。

从大路一拐上小路，眼前展现出一片水田，青蛙的鼓噪声突然震天响起，仿佛笼罩了整个田野。年轻人一边听着蛙鸣，一边赶路。从城里到他家住的百谷村，还得往北走二十多里。

他搜寻着幼年走过的记忆的痕迹，很快顺利地找到了一条小路。但他估计，怎么都得今天夜里才能到家，所以并不急着赶路。过了北川，来到大树林边上时，眼前出现了他以前见过的小溪，小溪处的蛙声比别处更响。他停下脚步，任凭那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拼命鼓噪的蛙的声音震荡着耳膜，盯着溪流望了好

半天。月亮已经下山，黑黑的溪水中洒满了亮亮的星星，好像随着蛙声喷薄而出。

听着喧嚣的蛙声，看着似乎喷薄而出的群星，年轻人走一阵歇一阵，到百谷村前时，夜已经深了。反正已到家了，半夜和拂晓又怎么样呢？年轻人心里这么想着。但当他找到自己的家时，突然又感到有些不对劲儿，也许首先是因为门口安着过去不曾有的篱笆门，而且椽子和木廊台等处已有些泛白，好像拾掇过了，他不相信这是他那十年都不知道收拾家的母亲做的。

可是，这确实是那座房子。年轻人先推了推篱笆门，门从里面闩住了，再摇晃两三次，里面没什么动静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喊道：

“娘。”

年轻人用老家话大声喊，里边还是没反应。连叫两声，仍是那样。然后他比先前更用力地摇了三四次门。这时，里面传出响声：

“谁呀？”是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是述儿，永述。”年轻人高声回答。

只听里面嘀咕了什么，房门才“哗啦”一声打开，同时有声音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还是刚才那个男人的声音，当然是个陌生的男人。

“述儿，永述。”

“述儿？”

“原来住在这儿的永述。”

“就是那个跳大神家里的？”

“跳大神家里的”让年轻人听起来有些刺耳，可村里人很久以来就是这么称呼自己家的，没什么可责怪的，再说现在也不是时候。

“是。”他应付着。

“是那个跳大神家的儿子？”男人自言自语似地又问。

“跳大神家的儿子”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一般的刺耳，但他还是决心忍着，和刚才一样应付道：

“是。”

“深更半夜的这可不好办喽，跳大神的一家早就搬走了。”

“搬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听说是城郊。”

“叫什么村？”

“好像是叫城田吧？”男人不大清楚村名。

再问也没用了，年轻人想。“把您吵醒了，真对不起。”他用汉城话客气地道歉。

“我倒没什么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没个地方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男人也算客气，自语似地嘟囔着。

年轻人在篱笆门前转过身子，盯着天上的星星看了半天，然后决定去村公所，因为他想起来了，小的时候村公所夜里总是空着的。

从原来的家沿着村里的小路走一阵后，有一台碾子，然后从磨房往左拐，顺着爬满南瓜秧的矮墙朝里走，就是绿豆蝇、大苍蝇“嗡嗡”乱飞的村公所厕所，厕所旁边是村公所职员的家，而上边高台上那座比较大的建筑就是村公所。

十年过去了，村里的小路、碾子、爬满南瓜秧的矮墙、苍蝇飞舞的厕所、村公所职员的家、高台上的村公所，全和过去一模一样，没有变化。这一切既让他觉得安心，又有些凄凉。

一走进村公所，年轻人就爬上高台，把鞋脱到台阶上，然后迈进了宽敞的大厅。他把上衣和袜子脱下来，搁在大厅地板上，随后来到井边，洗完脸，回大厅躺了下来。下房里的村公所职员没有任何动静。

“一切都没变。”年轻人心里嘀咕着，挥手赶走了想飞落在他腮上的蚊子。

第二天，在余晖已经很微弱的傍晚时分，年轻人找到了母亲新搬的家。

乙火很有名，只要提起跳大神的乙火，全郡^①没有人不知道的。可是年轻人找母亲的家却几乎花了一整天，那是因为他想尽量避开“乙火”和“跳大

① “郡”是韩国行政区划单位的一种，相当于中国的省下辖的地区。

神”这两个词；另外就是因为村名有好几个，除了头天夜里住在自己原先那个家里的男人说的“城田村”外，还有人说是“城外里”、“西口”等等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这个叫做“西口”的村子是邑^①里的一个村庄，和城外的一般农村没什么大区别，因为全村几乎都是农户。

相对而言，这个村和城里之间的旧城墙虽然坍塌了，但界限仍清晰地存在着。一眼看上去，像石堆一样的旧城墙仍然坐落在这个古都的西面和北面。

不但是城，就是城外的护城河也依然环绕着城墙。从城里到这个村子的道路有两条，一条是从南门大街——南门遗址所在的大街沿着河向外绕，往西走，与村子的东南入口相连；另一条是走过西门大街，横穿护城河，再穿过长长的石桥（用几块长条石铺的桥），进入村子的东北口。

这个村子的名字叫“城外村”、“西门外村”、“城外里”、“城西里”、“西府里”、“城乾里”，甚至还有名叫“城田村”的名字。它之所以有好几种叫法，让人不得要领，就跟这种特殊的位置有关。

年轻人一路打听，摸到了南门大街那一边，总算沿着村前的路进了村子。

① “邑”是韩国行政区划单位的一种，是道（相当于中国的省）管辖区域内的地方自治团体，具有城市的形态，人口在2万至5万之间。